

尘封档案
证史揭秘

民国疑案

叶孝慎◎著

MinguoYian

上海首富荣德生被绑架案
火烧年初一
旧中国第一海难
张权将军被害始末
花界第一谋杀案
寻找失踪者
史量才被刺引发的连环命案
张伯驹绑架案
“华美”逆子
英茵自杀真相
泰山公寓屋顶艳尸案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尘封档案
证史揭秘

民国疑案

叶孝慎◎著
MinguoYian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疑案/叶孝慎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06-8120-5

I. 民... II. 叶... III. 中国-近代史-民国-史料

IV. K25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9556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 64007781

责任编辑: 庄 伟 吴方泽 shuixizhuzhuang@126.com

营 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64017809

印 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08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28.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35821

前 言

这不是一本猎奇的书。

恰恰相反,这是一本跟猎奇唱反调的书,尽管这也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

说到学术,第一让人想到的就是梁启超。

191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明白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

一个民族或一定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象,第一表现为社会习俗,第二表现为学术思想;学术思想的第一特征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鲜明具有创辟胜解的独到性;第二特征是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严格具有卓尔不群的独立性;第三特征是“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坚定具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非功利性。

梁启超将盛清学者的十大学风之一概括为“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并又强调指出:“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那些偏爱以“大话”来说历史、以“纪实”来写历史、以“娱乐至死”来秀历史的名嘴、名笔、名嘉宾们还是要反其道而行之,正如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那样,或“夸夸其谈的一大篇”,一“无实事求是之意”,二“有哗众取宠之心”,“学而不实,脆而不坚”;或拉着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

别人，“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800页）

杨天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重点研究民国史。笔者在年前见到了杨先生。

谈到学术研究的普世化，杨天石坚持认为：“‘资料不够，想象来凑’的伪纪实，我一不买二不看，因为许多好的题材被糟蹋了。因为那些胡编乱造的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到底哪些查了档案，作了考证，哪些以讹传讹、自己编的，谁分得清？要是我们都分不清，百年以后，还有谁分得清？！所以，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我就看你加不加注。你不服气，你就给我加注。你说你的说法有根据，有出处，你就给我把注加上去，你就给我说清楚，说清你的说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否则我就不信你的。你越是写得活灵活现、天花乱坠，我越是觉得你靠不住。”

以杨天石的立场看问题，我在我的这一本书里特别重视加注，力求每一重要史实都刨根问底，查有原始出处。我只想老老实实做一点学问。是则是，非则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媚俗，绝不浮躁。绝不为了天知我有、地知我无、人知我有、我知我无的虚名，轻易作判断，下结论。《颜氏家训·勉学篇》里的“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藏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我相信，只要人人都从一点一滴做起，人人都来做好基础工作，只说人话，不说神话，不说鬼话，不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昧着良心说黑话，我们就一定能够通过客观的陈述、公允的评价和充分说理的论证，给他人乃至后人廓清历史的谜团，留下一点真正有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也就会离历史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

目 录

上海首富荣德生被绑架案

1



1946年4月25日上午9时45分，一辆由上海市高安路210弄20号里驶出的私家车，刚刚拐上沥青路面，就遭到3名持枪男子的拦截。他们先是出示“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逮捕证，强迫私家车上的人全部下车，然后将其中的一位老人塞进“沪警15044”号黑牌车，由南向西，绝尘而去。

就这样，一起绑票大案鸣锣开场了……

史量才被刺引发的连环命案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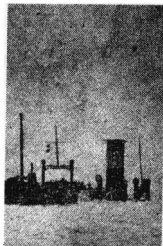


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偕如夫人沈秋水、子史咏赓以及内侄女沈丽娟、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诤等，乘坐同一辆自备防弹保险汽车，从杭州返回上海。途经海宁境内翁家埠时，突遭枪手狙击，中弹死在一个干涸的小水塘中。

史量才被刺后，曾负责此案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和其小妾接连死去。从报业大亨史量才的遇刺身亡到陆军上将鲁涤平的暴病猝死，再到鲁氏“爱妾”沙佐安的“坠楼殉情”，真的太像一连串杀人游戏。

第一海难

43



上一代或上上一代的宁波籍上海人很少有不知道“江亚轮”的。这是一艘上海招商局的新型客轮，从上海的十六铺驶往宁波的江北岸，途中遭遇爆炸。生还者寡，共约3000余人死于非命。这起堪称中国第一海难的事件究竟因何而起？

张伯驹绑票案始末

55



1941年6月6日出版的上海各大报纸都以醒目标题突出报道了两则新闻。其一，6月5日，日本轰炸机分三批空袭重庆市区，造成校场口防空洞内三万多人窒息死亡。其二是，同日上午，京城“怪节”张伯驹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培德里弄口“被人连车绑去，下落不明”。

将星陨落之谜

71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策动上海国民党部队起义的中将张权将军被反动派当局以“抬价收兑银圆，企图搅乱金融，破坏治安”的罪名以处决，其中迷雾重重。也许张权将军至死也不明白：一个如此完美的计划，怎么就会在最后千分之一秒，轰然颓毁在了最不应该颓毁的节点？！

花界第一谋杀案

93



俗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又有人说：赌的就是心跳。一个色，一个赌；一个刀，一个跳。在1920年6月15日的拂晓，晨光熹微时分，上海西区徐家汇镇的居民在镇西首的麦田里发现了一具脖颈上明显留有扼痕的青年女尸。后经巡捕房侦探探明，此被害女子是有“花国总理”之称的王莲英。

寻找失踪者

113



1932年1月28日夜，集结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分三路，对我闸北驻军发起全面进攻，遭到顽强抵抗。战区的扩大，战火的蔓延，引起了租界当局的不安。黄浦江上出现了英、美、法国的军舰，一些战地记者的摄影机里频频出现多国部队厉兵秣马的镜头。

然而，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却是另外一组镜头，这组镜头夹杂在了那些外国士兵的布防与操练之中。即：五洲药房二支店的雇员蒋邦毓、虞耕丰、童永才、戚德江、徐知杰、丁兆年、陈汉坤、吴宸良、陶赋、李生才和周瑞龙神秘失踪了。

火烧年初一

137



1947年1月22日晚9时48分，上海武定路、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口因火成灾，烧毁大小房屋10多幢，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旧币20余亿元。关于这场火灾的原因和其中的细节，至今仍有很多疑点。

上海舞潮案

157



1947年9月,南京当局以“节约”为名,全国禁舞。上海舞女及舞厅职工6000余人于1948年1月31日下午在新仙林舞厅集会抗议,会后前往市社会局请愿,结果“军警疾驰至,周遭峙矛戟。等是釜中鱼,一网尽捕获”。这就是上海舞潮案。

“华美”逆子

181



孤岛末年,民国上海,有一幕伤天害理的弑兄惨剧,因为朝野震动而得以流传。这就是1941年10月21日的黄昏,上海赫赫有名的华美药房老板徐翔荪的大儿子徐颂尧被他的弟弟徐达泉用一柄利斧活活砍死在了蒲石路(今长乐路)26号家中。

民国明星英苗自杀真相

197



旧上海的第一高楼是国际饭店。国际饭店坐落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与派克路(今黄河路)的拐角上,东侧是“新世界”,西侧是“大光明”和“卡尔登”,对面是跑马厅(今人民公园),高24层,83.8米,素有“远东第一大厦”的美誉。

但1942年1月19日晚,华灯初上时分,一个衣着并不格外华丽的青年女子却独自拾阶而上,通过锃亮的转门,径直走进气派的大堂,向总台侍应生要一个房间。

泰山公寓屋顶艳尸案

217



“泰山公寓屋顶艳尸案”发生在民国卅五年三月十日午后,也就是1946年3月10日的下午4时55分。当时卢家湾分局接获来电,报告说林森中路上的泰山公寓楼顶惊现女尸一具,即派重案组的杨警官和他的助手阿彦出警,火速赶往现场查勘。



上海首富荣德生被绑架案

1946年4月25日上午9时45分，一辆由上海市高安路210弄20号里驶出的私家车，刚刚拐上沥青路面，就遭到3名持枪男子的拦截。他们先是出示“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逮捕证，强迫私家车上的人全部下车，然后将其中的一位老人塞进“沪警15044”号黑牌车，由南向西，绝尘而去。

就这样，一起绑票大案鸣锣开场了。此案之所以喧嚣一时，惊动朝野，不仅因为光天化日之下，那些绑匪开着明显隶属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种车辆，拿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俨然就是秉公执法、奉命捉拿“经济汉奸”的警务人员；更是因为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他们竟敢拿顶级富豪的身家性命跟执政当局开玩笑。他们将一个发财致富的黄粱美梦兑现在了工商界大佬荣德生的身上！

投石问路

荣德生，1875年生，江苏无锡人，原名宗铨，号乐农。1889年到上海钱庄当学徒，后与人合办无锡保兴面粉厂和振兴纱厂，又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二厂、三厂、四厂、六厂、茂新二厂和申新纱厂等，人称“中国面粉大王”、“中国棉纱大王”。

荣德生的被绑架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哗然。随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



民国疑案
Minguo Yian

上海首富荣德生被绑架案

查处处长程一鸣的引咎辞职,以及国民党中央要员吴国桢与黄埔一期的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分别取代钱大钧和李后兰,出任上海市市长和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当局明显加大了侦破荣案的力度。

继宣铁吾之后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是俞叔平。俞叔平是法学博士,曾在中央警官学校任教。1946年11月,俞叔平在自己编著的《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中(远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11月第一版),特别说到了荣德生被绑架案。俞叔平说:“荣德生氏自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余被绑架后,音讯杳然,至同月日,匪徒开始与荣氏家族接洽,其间相隔凡达一星期余,然因音讯沉寂,社会人士疑窦严生,群情莫释,视为异迹,于是讹言四起。淞沪警备司令部限期破案,警局方面以职责所在,早已于案发后自动研讨对策,布置警员,觅取线



荣德生

索,分头侦缉。”(注:俞叔平:《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远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11月第一版,259页)然而,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亦“曾参与该案审理”的郑重为却说:“军警机关的看家本领,一是监控电话和信件,二是派人秘密打入荣家,追踪侦察。但匪徒棋高一招,巧妙地利用荣家的焦虑心理,避开了当局的天罗地网”,“声东击西,故布疑阵”,“国民党当局



连连败北。”(注:郑重为:《特别绑票案》,《上海滩旧闻》,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第一版,125 页)

俞叔平在《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中说:“因荣氏家属不愿与军警合作,不得不布置内线,设法介绍干员至荣宅充任保镖,一面派员与保镖取得密切联络,复在荣宅四周,密布侦探,随时协助,并混入荣宅,与荣宅仆役女工为伍,时以小惠对彼等加以利诱,其后荣宅之三轮车夫等,均入其彀,即从事探查荣宅所出入之亲友,将日常往来荣宅者分别认清,加以记录。”

俞叔平说“荣宅家庭甚为复杂”,荣德生“有女六子三,长女夫已故,一女在银行服务,住愚园路某号;二女三女,夫姓及住址均不详;四女夫姓李,业医,住霞飞路;五女夫姓唐,在申新总公司服务,住高恩路某弄九号;六女夫姓张,业银行,住高恩路二一〇弄六号;尚有表亲项某一人,住蒲石路某号。长子荣尔仁,次子毅仁,三子伊仁。其所有仆役女佣为二号房中车夫阿林,五十余岁,江北人;三号房中车夫阿喜,三十余岁,江北人;四号房中车夫阿芳,二十一岁,无锡人;太太房中接送到学校之汽车夫阿领,女佣阿宝,二至五号房间各有女佣八名,三至五号房间各有保姆一名,并有西菜厨司一名,中菜厨司三名,三轮车夫老张一名,门房王如海一人,花匠三人。至往来密切之人,为吴昆生,住绍兴路一七五号,汽车照会一四五六;陈品三,申新九厂副总厂长,与吴昆生系儿女姻亲;詹荣培,申新二厂厂长,暨总公司营业主任,其中以陈品三往来最密,每晨八时左右及午后五时左右,常在荣宅”;所以,警方只能是分别“派员严密监视上述各家动态”。

警方认为“电话联络,为盗匪用以传递消息、谈判赎票问题之重要工具,故于布置内线之外,另于五月一日起,派员与电信公司商洽,给予特别奖励,始得与电话局做技术上之配合,分班轮流窃听荣宅及荣宅有关亲友或各厂之电话,共计听得有关通话约二十三次”。



据窃听记录,5月4日,绑匪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34号俄国面包房里与吴昆生住宅通话。绑匪问:“写给你的信收到了吗?”吴昆生说:“收到了。”绑匪说:“你们假如肯花一点钱就可以放出来的。”吴昆生说:“此事须同荣的家属商量后才能决定。”绑匪问:“哪一天听回信?”吴昆生说:“明日下午三四点钟再通话。”

5月5日,绑匪于提篮桥某犹太人所设之咖啡馆内打电话给吴昆生,绑匪问:“昨天的事怎样?”吴昆生说:“我已经向荣家商量过,实在拿不出这许多钱,请你们原谅,再等两天通电话听回音。”

5月7日,绑匪从亚尔培路、环龙路(今南昌路)南某西人蔬菜店内打电话给吴昆生,绑匪问:“前次谈的事究竟怎样?”吴昆生说:“荣家实在没有钱,太多拿不出。如法币二万万勉强可应付,不过以后电话不要打到我家,可以到申新九厂接话。”

5月8日,绑匪徒在提篮桥将电话打到申新九厂,绑匪说:“昨天谈的事要讲美金,不要讲法币。”吴昆生说:“请你们原谅,美金市面上少得很,还是讲法币吧。”绑匪说:“我不能做主,把你的话转达给他们好了,我们九时再通话。”吴昆生说:“歇两天好了。”

5月9日,绑匪在亚尔培路立德尔咖啡馆里打电话给吴昆生。绑匪问:“事情究竟如何?”吴昆生说:“现在电话已被包围,不必谈了,请另想别的办法。”

5月12日,绑匪在大世界野荸荠糖果店里打电话到陈品三家,绑匪问:“前两天和吴先生通电话,因九厂电话已被包围,所以打电话给你,关于前次信上所谈的数目几时可以交来?”陈品三说:“等我问过吴先生后,再给你回信。”绑匪再问:“几时听回信?”陈品三说:“明晚八时。”

5月13日,绑匪在南京大戏院隔壁烟纸店里打电话给陈品三,绑匪问:“回音如何?”陈品三说:“正在筹款,请再等两天听回音。”



民国疑案

Minguo Yian

上海首富荣德生被绑架案

5月14日，绑匪在一个未曾查实的某地与陈品三通话，绑匪问：“款子几时可交付？”陈品三说：“这个电话亦不能打了，你打三九二八〇号电话。”

同日一小时后，绑匪再打电话给陈品三，绑匪问：“究竟怎样？”陈品三说：“吴先生方面到现在二十五万美金尚未凑齐，全数实在拿不出。”绑匪再问：“到底几时听回音？”陈品三说：“后天通电话再听回音。”

5月15日，绑匪在提篮桥西人酒楼里打电话给陈品三，绑匪问：“回信怎样？”陈品三说：“现在正在凑款子的时候，究竟多少，现在不能确定。”绑匪再问：“究竟何时可以确定数目？”陈品三说：“明天再打电话听信。”

5月19日，绑匪在先施公司对面的沈大成点心店里打电话给陈品三，绑匪问：“款子究竟确定了没有？”陈品三说：“五十万已经没有问题了，其余因为吴先生垫不出，绝对没有办法，现在电话又生阻碍，请另想办法。”

5月21日上午9时10分，绑匪在一个未曾查实的某地打电话至吴昆生家，绑匪说：“吴先生在家吗？请他听电话。”接电话的女士说：“请等一等。”吴昆生从女士手中接过电话，问：“请问哪一位？”绑匪问：“吴先生吗？”吴昆生说：“是的，我是吴昆生。”绑匪说：“现在请你预备十三万的两包，十二万的两包，分四包麻袋对剪开，上面写好，下午五点钟，我再打电话给你。”吴昆生说：“好的。”绑匪说：“一切请你费心，将来成功大家都要谢谢你。”吴昆生说：“哪里，再会。”

同日下午5时20分，绑匪的电话再次打进吴昆生的家。绑匪问：“吴先生吗？”吴昆生说：“是的。”绑匪问：“现在你预备好了吗？”吴昆生说：“都预备好了。”绑匪说：“现在荣老先生已经从乡下出来了，不过今天恐怕来不及回家，要明天了。”吴昆生问：“那么我们明天什么时候



再联络呢？”绑匪说：“明天上午九点钟，我再打电话给你，不过交货的时候，请尔仁兄自己来，汽车夫叫他不要开，恐怕走漏消息，你要来也可一同来。”吴昆生说：“尔仁兄他恐怕不肯来，他胆子太小。”绑匪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吴昆生说：“那么我同他去说。”绑匪说：“好的，再会。”

同日晚6时15分，绑匪的电话又打进吴昆生的家。绑匪问：“票子已经来了吗？”吴昆生说：“让我去问问看。”绑匪说：“好的，再会。”

5月22日上午9时20分，绑匪跟吴昆生通电话，吴昆生说：“我此地东西已经预备好了，我对你说，此地电话绝对再不可打了，有人晓得此地电话呀，弄出事体实在大家都不好的，外面风声很紧，我看还是用别种方法好，用人来传递消息怎么样？”绑匪说：“好好。”

同日绑匪改打陈品三的电话，绑匪问：“陈先生吗？”陈品三说：“是的，地点定了吗？”绑匪说：“扬子饭店请就来。”陈品三说：“好的。”

5月24日上午，绑匪跟陈品三通电话，绑匪说：“陈先生听电话。”陈品三问：“你贵姓？”绑匪说：“姓朱，叫朱德清，先生，我看你们太没有诚意了，昨天我派一个同志化装黄包车夫在神州旅舍门口望风，看见四个有身藏枪械便衣的人在那里看守，可是你们派来的？你们这样要不利。”陈品三说：“朱先生请你不要误会，我们是绝对有诚意的，绝没有派人到那里，吾可负责担保，没有这些事的。”绑匪说：“这个也许大家误会了，这样明天你派一小学生到神州三一五号去可好？”陈品三说：“我想今天结束了的好。”绑匪说：“那么时间呢？”陈品三说：“我三点钟要出去一次，四点钟回来。”陈品三说：“那么我在四点至五点再打电话给你好吗？”陈品三说：“好的好的。”

同日上午9时40分，绑匪又跟陈品三通电话，绑匪问：“你是陈先生吗？”陈品三说：“是的。”绑匪问：“你们预备好了吗？”陈品三说：“预备好了。”绑匪说：“到十一点钟告诉你地点。”陈品三说：“好的。”



民国疑案
Minguo Yian

上海首富荣德生被绑架案

同日上午 11 时 50 分,绑匪再跟陈品三通电话,绑匪说:“陈先生,现在就请你们到南京大戏院后面第二候客堂内,你们只可来一人,大家都不要怕,旁边的人都是我们布置在那里的,现在没有办法,只好请你们听我们的指挥。”陈品三说:“好的。”

同日下午,绑匪第四次跟陈品三通电话,绑匪说:“荣先生已经到了上海,明天可以送回来,请一切都预备好,仍请上次在南京大戏院后面那位大块头、戴眼镜的那位来。”陈品三问:“地点在哪里?”绑匪说:“明天上午九时前,可以告诉你。”陈品三说:“好的。”

5 月 25 日上午,绑匪跟陈品三通电话,绑匪说:“一切都预备好了,下午四点钟听最后决定。”陈品三说:“好好。”

同日下午 4 时许,绑匪再跟陈品三通电话,绑匪问:“陈先生吗?”陈品三说:“是的。”绑匪问:“一切都预备好了吗?”陈品三说:“预备好了。”绑匪说:“用麻袋分装十二万、十三万各两包,再装皮包内,今天五时交款,晚上可以出票。”陈品三问:“在什么地方?”绑匪说:“在蒲石路交款。”陈品三说:“好的。”

俞叔平说:“以上诸次荣家谨慎严密,电话号码日易数次,然与电话公司之合作下,终能应付裕如。匪方确极狡猾,每次通话恒在三分钟之内,虽欲追寻电话线路号码,但因时间过短,不及查出,故稽查处于各电话局内,停放汽车两辆,行动人员十余人,但未及出发搜捕盗匪,其中仅一次查明电话系在亚尔培路二三四号内借打,而急驱车前往,匪已于数分钟前逸去。”(注:俞叔平:《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远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46 年 11 月第一版,264 页))

郑重为也说:“为了及时和荣家联系,匪徒在全市各处借电话打进荣府。这些电话都在军警控制之中,荣家和匪徒也都知道,但通话最长不超过三分钟,待军警跟踪而至,匪徒早已逸去,听得见,捉不着,这使军警大伤脑筋。”



郑重为还说：“匪徒通过电话，反复试探荣家的诚意，先后洽定在白克路、扬子饭店和神州旅舍等处接头。军譬如临大敌，密布便衣，但匪徒根本未去，他们只是投石问路而已。”（注：郑重为：《特别绑票案》，《上海滩旧闻》，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第一版，126 页）

五十万美金换回了肉票

警方一再扑空，恼羞成怒，干脆挨家挨户，拉网似的全市搜查。但是，早有戒备的绑匪还是巧妙应对，蒙混过关。

就在警方捕风捉影、焦头烂额的当口，“匪方以吴志刚为代表，荣家则由申新纺织系统的厂长吴昆生和詹荣培出面。经过拉锯式的讨价还价，终以美金五十万元成交”。荣家“将一皮箱现钞计五十万美金，送到吴的岳母家中”。绑匪“当晚便雇了三轮车，把荣德生送到女婿家中。这位老人被困匪巢三十四天，终于重见天日”。（注：郑重为：《特别绑票案》，《上海滩旧闻》，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第一版，127 页）

荣德生毫发未损地归来，对于荣府上下，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们是实业家，不是政治家。他们只想化险为夷、破财消灾，他们并不太在意万恶绑匪的逍遥法外。然而，丢尽颜面的执政当局，却万难容忍天下人的不屑。听说新任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竟然在吴国桢为其接风的晚宴上拿荣案说事，拿上海最高行政长官的应变能力开涮，“这样规模的绑票，在我们美国也从未见过”；南京官邸里的蒋介石怎能不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内战在即，四面楚歌，他怎能容忍那些作奸犯科的小蠹贼，也来添乱？

蒋介石就于 5 月 23 日召见宣铁吾之后又于 6 月 12 日召见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面对“群情莫释，视为异迹”，面对“讹言四起，飞短流长”，面对“疑其与政治有关，间或有指系某军事机关与